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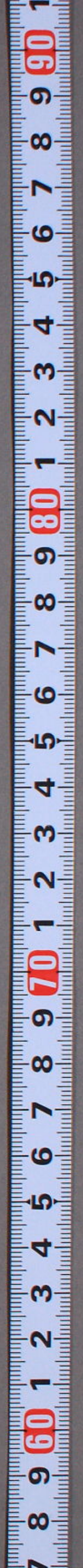


史記

廿家白十二  
五三十

孔子	陳涉
蘇武	楚元
荆燕	齊悼惠
蕭相國	曹相國
留侯	陳丞相
呂侯	梁孝
公宗	三王

服部文庫  
117  
1327  
9



1327  
9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七

索隱曰孔子非有諸侯之位而亦稱系家者以聖人為教化之主又代有賢哲故亦稱系家焉

括地志云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昌平山在泗水

縣南孔子生昌平鄉陬邑徐廣曰陬音駟孔安國曰陬孔

界關里有尼丘山按今尼丘山在兗州鄒城關里即此

也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關里中有

孔子宅宅中廟伍緝之從徒曲阜仍號關里其先

宋人也曰孔防叔索隱曰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宋襄

親蓋別為公族姓孔氏勝生正考父以讓第厲公弗父何

而齊魯故孔氏為魯人通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

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索隱曰家語云梁紇娶魯

萬曆三年刊

117 1327(9)

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從父命為婚其文甚  
明今此云野合者蓋謂梁紇老而徵在少非當室而  
等之禮故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  
生索隱曰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  
生今以為為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  
也生而首上圩頂索隱曰圩音烏圩頂言頂上穴也故  
孔子頂如反字反字者若屋宇之反  
也低而四傍高也正義曰于寶三日紀云徵在生孔  
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竇在魯南山之空竇中無水當祭  
時灑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門出足故因名曰丘云字  
以周用祭訖泉枯今俗名女陵山  
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索隱曰家語云生  
三歲而梁紇死葬於  
防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防山  
在兗州曲阜縣之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  
其父墓處母諱之也索隱曰謂孔子少孤不的知父墳  
於梁紇無幾而老死是少寡蓋以為為嫌不孔子為兒孀  
從遂葬故不知墳處遂不告耳非諱之也

戲常陳俎豆正義曰俎豆以木為之受四升高尺二寸  
大夫以上赤雲氣諸侯加象飾足天子玉  
飾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正義曰括地志云  
五父衢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里蓋其慎也索隱曰謂孔子不知父墓乃  
魯城內衢道也謹慎  
也 耶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  
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緇曰季氏饗士非  
敢饗子也索隱曰家語孔子之母喪既練而見不非之  
也今此謂孔子實要經與饗為陽虎所緇亦  
近誣矣一作要經孔子由是送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  
要經猶帶經也  
釐子病且死索隱曰昭七年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相  
禮按謂病者不能禮為病非疾困之謂也  
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賈逵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  
云仲尼時年三十五矣  
後服虔曰聖人謂商湯滅於宋杜預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其祖  
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其祖  
萬曆三年刊

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杜預曰弗父何孔父嘉之

之兄也何嫡嗣當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

故鬲銘云杜預曰三命上卿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

而俯服虔曰僂偃俯皆恭敬之貌也循牆而走杜預曰言不敢安行亦莫敢余侮

饋於是粥於是餽杜預曰餽粥餽屬言至儉也其恭如是吾

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王肅曰謂若弗父何

為宋君也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

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索隱曰左傳及系本敬叔

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索隱曰有料量平嘗為司職吏

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

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

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

曰請與孔子適周索隱曰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

冊云甚矣道之難行也此非十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

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

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索隱曰莊仁人者送人以言吾

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

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

為人子者毋以有已王肅曰身為人臣者毋以有已孔

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遷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穀。爵之大夫。起累紲之車。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鬪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

齊處昭公乾侯。

按乾侯晉地晉人以居公者齊處公於縣

其後頃之魯亂。孔

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

按昭二十年齊世家記景公與晏嬰侍魯界因入魯問禮于孔

子自此嬰與孔子相友善今魯亂孔子適齊必因嬰以通于景公而世家謂為高昭子家臣以通景公或誤

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

肉味。

索隱曰按論語子語魯太師樂非齊太師

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

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安國曰此時陳氏制齊按景公時陳氏但厚施未

得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

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

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

索隱曰此說出晏子及墨子其

文微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

可以為下崇喪遂衰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簞  
 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  
 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  
 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  
 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  
 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  
 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  
 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  
 季平子卒相子嗣立季栢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索隱曰家語云栢子穿井於費得物問仲尼云得狗而言狗者以如土缶其中有羊焉是也問仲尼云得狗韋昭曰獲羊  
語云栢子穿井於費得物問仲尼云得狗而言狗者以如土缶其中有羊焉是也

子博測之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  
物測之 帝昭曰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罔也  
或言獨足 魍魎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索隱  
曰 夔音兩家語作魍魎 水之怪龍罔象帝昭曰龍神獸  
夔一足獸狀如人也 水之怪龍罔象帝昭曰龍神獸  
怪或云罔象食 土之怪墳羊唐固曰墳羊非常見故曰  
人一名沐腫 吳伐越吳伐越事在哀公九年 吳伐越墮會  
稽得骨節專車 吳伐越事在哀公九年吳伐越事在哀公九年  
聘於魯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 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  
發幣於大夫及孔子孔子子爵之既徹俎而燕然後客執  
骨而問今載于定公五年此時 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  
吳未墮會稽安得獲骨之事 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  
故謂之 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帝昭曰防風氏為 其節專車  
神也 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

天下其守為神。王肅曰守山川之祀者為神謂諸侯也

與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社稷為公侯。王肅曰但守社稷無山川則皆

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注罔氏之君守封禺

之山。蕭昭曰封山禺山在吳郡六安縣驪案

姓。索隱曰釐音億家語云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

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焦僂氏三尺短

之至也。蕭昭曰焦僂西南蠻之別名長者不過十之數

之極也。謂三丈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相子嬖臣

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安孔

國曰不狃為季氏宰。索隱曰論語作弗擾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相子怒

陽虎因囚相子與盟而驛之。音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

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

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

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

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

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

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

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

文武起豐鎬而王。索隱曰檢家語及孔今費雖小。儻庶

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

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索隱曰及與也。與齊和好故云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王肅曰會遇之禮。禮之簡畧也。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旄旌羽葆。矛戟劍

撥鼓噪而至。

索隱曰家語作萊人以兵鼓噪劫定公夜音弗謂舞者所執故周禮譟有夜舞撥音

伐撥謂大婚也

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王肅云歷階不聚足不盡一等。

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作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索隱曰熒惑謂經營而惑亂也。家語作熒。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柰何。



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

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

龜陰之田以謝過服虔曰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

博縣北有龜山正義曰鄆今鄆州鄆城縣故謝城在

巽丘縣東齊歸侵魯龜陰之田以謝魯魯築城於此以

旌孔子之功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

甲大夫毋百雉之城王肅曰高丈長丈使仲由為季氏

宰將墮三都服虔曰三家之邑也於是叔孫氏先墮郕杜預曰東

東南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

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服虔曰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登武子之臺費

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服

度

曰申句須樂頎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杜預曰魯國

地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杜預曰泰山鉅平公斂慶

父服虔曰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

之保鄆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

克季本曰女樂之受在墮郕費之後孔子之去在圍成

之前○按春秋記定公十二年墮郕墮費而史誤以

為十三年年表記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而後不載其月

世家又以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前後矛盾蓋定公十

二年孔子年五十四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于是仲孫何

忌會叔孫州仇季孫斯帥師墮郕墮費三月魯大治齊

人懼饋女樂以阻之孔子遂行正月此魯十月上辛有事

于郊之日其圍成弗克在冬十二月此時孔子已去魯

矣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

必誤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

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王肅曰。司常供其職。客求而有在也。皆予之以歸。索隱曰。家語作皆如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索隱曰。家語作容璣。王肅云。舞曲名也。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

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饘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相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饘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在魯之南。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王肅曰。言婦人之口。請謁足以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敗。憂使人死。敗故可以出走也。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王肅曰。言仕不遇也。故且優游以終歲。師已反。相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相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曰。孟子曰。孔子於衛主顏譽。由云濁鄒是子路之妻。兄所說不同。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正義曰。六萬小

斗許當今二千石也周之斗斤升兩皆用小也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出入以脅夫子也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正義曰琴操云孔子到匡郭外貨正從此入匡人問其言告君曰往者陽貨今復來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匡人閉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索隱曰家語云匡人簡子以甲士圍夫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

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為審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索隱曰家語子路彈劍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今此取論語文王既沒之文及從者臣審武子然後得去蓋夫子用厄匡人或設辭以解圍或彈劍而釋難今此合論語家語之文以為一事故彼此文交互焉按審武子當衛文公成公時歷穆定獻廢四公至靈公二十六年而孔子畏于匡計已去即過蒲一百五十六年且獻公時審氏已誅滅必誤去即過蒲徐廣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正義曰括地志月餘反云故蒲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匡城本漢長垣縣乎衛主邊伯王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

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

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樂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羨里也蔡謨曰

矢陳也夫子為子路陳天命也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

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徐廣曰招搖翔也孔子曰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何晏曰疾時薄於德厚於色故發此言也於是醜

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徐廣曰年表定公十

三年孔子至衛十四年至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

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

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

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

堯索隱曰家語云河目而隆額其類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然自

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王肅曰喪家之狗哀荒不見餒

食故纍然而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然不得志之貌也子貢以實告孔子

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

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

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勾踐

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

常昭曰隼鷲鳥今之鷓也楛木名砮鏃也陳潛公使使

問仲尼索隱曰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非也按系家潛公十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亦在陳即此潛公

為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正義曰肅慎國記云肅慎其地在夫

餘國東北其弓四矢強勁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  
夸射四百步今之蘇鞞國王肅曰九夷東方夷有九種也百蠻夷狄之百種  
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柝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  
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韋昭曰大姬武王元女也配虞胡公而封諸陳  
分同姓以珍玉展親韋昭曰展重也王謂若夏后氏之璜分異姓以遠方  
職使無忘服王肅曰使無忘服從於王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  
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疆更伐陳及吳  
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  
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  
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

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  
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闕而死闕甚疾蒲人  
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  
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  
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  
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正義曰衛在滑州在衛西也韓魏及楚從西向東伐先在蒲後及衛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  
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婦而男子欲死之不樂他適也婦  
人有保西河之志王肅曰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也索隱曰此西河在衛地非魏之西  
也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王肅曰本與公叔同畔者靈公曰善然不

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

我者春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盼為中牟宰孔安國曰

晉大夫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盼畔使人召

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

君子不入也今佛盼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

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

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

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何晏

曰硜硜信已而已孔子學鼓琴師襄子索隱曰師襄子魯人師襄子即擊磬襄孔子

用魯舉為司樂之官及孔子去魯而襄入于海史記載

學琴于去魯之後殆非也歷聘紀年記孔子二十九歲

適衛學琴庶幾近之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

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

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

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

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王肅曰幾

然而長索隱曰幾音祈眼如望羊王肅曰望羊視也心如王四

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

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

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徐廣曰或作鳴犢舜華也臨河

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

問焉三年刊

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葬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滇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索隱曰有角曰蛟龍龍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索隱曰此陬鄉非魯之陬邑家語云作纒操也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王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為

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聩于戚陽虎使太子絕入人衰經僞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聩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服虔曰桓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加桓僖也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相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

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在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索隱曰此系家冉有歸與之辭前辭出孟子此辭出論語蓋止是一稱歸與二書各記之今前後冉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誠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

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鄭玄曰幫廣五寸二幫為耦津濟渡處也正義曰聖賢冢墓記云黃城山即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流則子路問津處也長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耷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



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  
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  
徐廣曰哀公四年也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  
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  
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  
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  
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  
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頌絃歌不衰子路慍見  
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  
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

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  
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王肅曰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  
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  
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  
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  
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  
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  
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王肅曰種之為穡歛之為穡言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歛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王肅曰言良工能巧而君  
萬曆三年刊

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王肅曰。宰。主財者也。為。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服虔曰。書。籍也。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則各立社。則

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冊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楚

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

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按此文時。顏子尚從在楚。無恙也。或謂顏子卒

於哀公六年。非也。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

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

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

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

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

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

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

公當作君

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公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

錯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

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

郎克之。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郎亭在徐州滕縣西。季康子曰。子

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

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

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

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

而衛孔文子。服虔曰。文將攻太叔。左傳曰。太叔名疾。問策於仲

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

鳥乎。服虔曰。鳥喻已。木以喻所之之國。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遂公華公

萬曆三年刊。已巳七之世家。七。鄧敏四百七十

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平魯。索隱曰。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計至此十三年。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

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玄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正義曰。詩小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鹿鳴為小雅始。正義曰。小序云。鹿鳴宴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文王為大雅始。正義曰。小序云。文王受命作周。鄭玄云。文王初為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清廟為頌始。正義曰。小序云。清廟。祀文王。使君天下。清廟為頌始。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禮。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

萬曆三年刊  
巳巳  
黃登五百九

喜易序

易正義曰文王既繇六十四卦分爲上下篇先

次之

義曰夫子所作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卦

斷定

一卦繫辭者聖人繫屬此辭於爻卦

之象

正義曰上象卦辭下象爻辭易正義云萬物之體

釋此

卦說卦易正義云說卦者陳說八文言易正義云

坤二

卦經文之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

易則

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

六藝

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

業者

甚衆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毋意毋必毋固

毋我

所慎齋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啓舉一

不以

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

其於

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闇闇如

也與

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

也君

召使儼

矣魚

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

側未

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

三人行

必得我師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

善不能

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子

不語怪

力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

天道

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

萬曆

三年刊

卷

已七千七

七

黃墨四首完

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野，魯名。魯田圃之常處。蓋今鄆野是也。正義曰：『岳地志云：『復嶧，唯在鄆州鄆野縣東。』』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猷。服虔曰：『車子，猷也。』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服虔曰：『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爲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爲仲尼也。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何休曰：『麟者，太平之獸，聖人之類也。時得而死。』

此天亦告夫子將廢之證，故云爾。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然，天不充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月。據魯親周。曰：『言夫子脩春秋以魯爲主，故云據魯時周。』故殷運之三代。正義曰：『殷中也。』又中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

萬曆三年刊 巳巳 卷之八 三十一 郭南 四百零八

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  
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  
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  
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  
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  
秋。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  
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泰山壞乎。  
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泣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  
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  
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正義曰。括

地志云。漢封夫子十二代孫忠為褒成侯。生光為丞相。封侯平帝封孔霸孫莽二千戶為褒成侯。後漢封十七代孫志為褒成侯。魏封二十二代孫美為崇聖侯。晉封二十三代孫震為奉聖亭侯。元魏封二十七代孫為崇聖侯。大夫孝文帝又封三十一代孫珍為崇聖侯。高齊改封珍為恭聖侯。周武帝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為紹聖侯。唐給復二千戶。封孔子裔孫孔德倫為褒聖侯也。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巳丑卒。索隱曰。若孔子以魯襄年為七十三。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衰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王肅曰。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王肅曰。律法也。言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

余一人非名也

服虔曰天子自謂也

孔子葬魯城北泗

上

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

尺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

樹來種之其樹柞枌維離女貞五味堯檀之樹孔子塋冢中不生荆及刺人草弟子皆服三年

三年心喪畢相訣

也別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

貢廬於冢上

索隱曰家語無上字且禮云適墓不登隴蓋上者亦邊側之義凡六年然

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

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

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

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索隱曰謂孔子所居之堂其弟子之中孔子沒後後

代因廟藏夫子平生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

衣冠琴書於壽堂中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

鯉字伯魚

索隱曰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上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使人遺

之鯉魚夫子祭若賜因以名其子伯魚年五十光孔子死

皇覽曰伯魚東與孔子並大小相望也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

思作中庸

皇覽曰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

十七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

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

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

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



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邛。邛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索隱曰。離騷云。明五帝以折中。宋均云。折斷也。中當也。可謂至聖矣。

孔子世家第十七終

史記四十七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記四十八

索隱曰。勝立數月而死。無後。亦稱系家者。以其所遣王侯將相。竟滅秦。為首事故也。然時因擾攘。起自匹夫。假託妖祥。一朝稱楚。曆年不永。勲業蔑如。繼之齊魯。曾何等。級可降為列傳。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索隱曰。韋昭云。陽城屬汝南。潁川地理志屬汝南。吳廣者。

陽夏人也。字叔。正義曰。括地志云。陳州。太康縣本漢陽夏縣也。陳涉少時。嘗與

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

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

安知鴻鵠之志哉。索隱曰。尸子云。鴻鵠之鷺。羽翼未合。而有一四海之心。是也。鴻鵠是一鳥。若

鳳皇。然非鴻鵠也。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

屯大澤鄉。徐廣曰。在沛郡蕭縣。索隱曰。閭左。謂居閭里之左也。凡居以富強為右。貧弱為左。秦役

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者而發之也適音直華反故漢書有七科適戍者屯兵而守也地理志漁陽縣名在

郡也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

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

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索隱曰謂欲經營國陳勝曰天下苦秦

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

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

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

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

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索隱曰漢書作倡吳廣以

為然乃行索隱曰行性也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

功然足下卜之鬼乎蘇林曰狐鳴祠中則是也墳曰假託鬼神以威眾也索隱曰李奇

云卜者戒口所卜事雖成當死為鬼惡指斥言陳勝吳

廣喜念鬼索隱曰念者思也謂此教我先威眾耳乃

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

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

張晏曰叢鬼所憑也索隱曰孔文祥云問者何切問隙不欲令眾知之次師所次舍處也墨子云建國必擇

木之修茂者以為叢夜篝火徐廣曰或作帶也狐鳴呼

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

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者將尉醉索隱曰尉儀大縣三人其尉將屯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

九百人故云將尉也萬曆二年刊史記東步世衣上

北別本作比

以激怒其眾。尉果答廣。尉劔挺。徐廣曰：挺猶脫也。索隱曰：說文云：挺，拔也。索謂尉劔拔而廣因奪之，故得殺尉。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

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弟令毋

斬。服虔曰：藉，假也。蘇林曰：第，且也。索隱曰：小顏云：第，但也。劉氏云：藉，音子夜反。而戍死者固

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

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

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為將

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蕪。蕪下。索隱曰：蕪，音

郡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索隱曰：韋昭云：符

徇，攻鉅野，苦柘，皆下之。條廣曰：苦，柘屬。沛郡李奇云：陳餘皆在沛也。行收兵，北

至陳。索隱曰：地理志：陳縣屬淮陽。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

陳，陳守令皆不在。索隱曰：張晏云：郡守縣令皆不在，非

則陳止是縣，今言守令，則守非官也。獨守丞與戰譙門中。

也。與下守丞同也。則皆是縣守也。獨守丞與戰譙門中。

索隱曰：陳縣之城門。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

桀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桀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

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

王，號為張楚。索隱曰：李奇云：欲張大楚國，故稱張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

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

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

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

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索隱曰：東城，縣名。嬰

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

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

索隱曰：三川，今洛陽也。地有伊洛河。守滎陽，吳叔弗能

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

國。漢書音義曰：姓蔡名。周文，陳之賢人也。即周章。嘗為

項燕軍視日。如淳曰：視，日時也。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

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

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鄴山徒人，奴產子。索隱曰：小

言家產。以此。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

月別本行日

曹陽二三月。索隱曰：晉灼云：亭名也。在弘農東。小顏云：流入河。魏武帝改為好陽也。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正義曰：澠池，河南符縣。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徐廣曰：十一月也。

武臣到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

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

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

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

子張敖為成都君。正義曰：成都，蜀郡縣。涉趙之趣。趙兵亟入關。趙王

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

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

萬曆三年刊

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割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與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疆，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徐廣曰：今濟之臨。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

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寧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諸公

子名咎，欲立六國，後以樹黨。索隱曰：晉灼云：寧陵今在梁國，按今梁國有寧陵縣，是字轉異耳。時咎

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

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寧陵君咎為魏王，遣之

國。周市卒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

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

少遣兵，足以守滎陽。索隱曰：遣作遺，遺謂留餘也。悉精兵迎秦軍。今

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

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

尹印，使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

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

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

索隱曰小顏云郟東海之縣名非也按章邯軍此時未至東海或恐郟當作知知是知郟之地或見下有東海

知縣故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伍徐

誤也曰一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

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地理志泗水銍人董緹符

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索隱曰地理志取慮縣名屬臨淮音秋問取又音子庚反

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正義曰今守慶於郟

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畔名也監郟下軍秦嘉

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

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

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

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臈月張晏曰秦之臈月夏之九月

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索隱曰臈氏按郡國志山乘縣有下城父聚在城父

縣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謚曰隱王陳王故涓

人將軍呂臣應劭曰涓人知謂者為倉頭軍起新陽徐廣

曰在汝南○索隱曰韋昭曰倉頭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

楚初陳王至陳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

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

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軍裂留

書曆二年刊

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

月嘉為上將軍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

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

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

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

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

布居江中為群盜陳勝之起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

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

心為楚王陳勝王九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

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

辨數乃置索隱曰數音陳主反謂自辨數與涉有故舊事一驗也又音朔不肯為通陳

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

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遠之貌也

沈音長舍反。索隱曰服處以云楚人謂多為夥又言頤者助聲之辭也謂涉為王宜殿帷帳其物夥多驚而偉

之故稱夥頤也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

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

知穎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

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

臣諸將徇地至今之不是者擊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

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索隱曰謂朱房胡武等以素所不善者即自驗問不

陳涉世家第十八終  
史記四十八  
陳涉世家第十八終  
史記四十八

陳涉世家第十八終  
史記四十八  
陳涉世家第十八終  
史記四十八

陳涉世家第十八終

史記四十八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記四十九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索隱曰外戚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也漢書則編之列傳中王隱則謂之紀而在列傳之首

先帝之正體而立者也守文者猶法也謂非索隱曰繼體謂非創

受命創制之君但守先帝法度為之主耳非獨內德

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索隱曰帝

國名為所娶而桀之放也以末喜索隱曰國名其女

殷之興也以有娥索隱曰有娥國名其女紂之殺也

嬖妲己索隱曰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

任索隱曰系本云幸魯上妃有仰氏之女曰而幽王之

萬曆三年索隱曰

萬曆三年索隱曰

萬曆三年索隱曰

萬曆三年索隱曰

萬曆三年索隱曰



禽也淫於衰索隱曰此文自夏之興至衰妣皆故易

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索隱曰公

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

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

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索隱曰以言夫婦親愛之情雖

不能成子姓索隱曰鄭玄註禮記曰姓者子能成子姓

矣或不能要其終索隱曰如栗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

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漢興呂娥

姁索隱曰娥姁呂后字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晚節色衰愛弛

而戚夫人有寵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

呂氏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唯獨無寵踈遠者得

無恙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一說古者野居露宿恙呂后長

女為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索隱曰皇甫呂

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

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

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連固根本

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關中記曰高祖陵在

西呂后陵在東漢帝

黃曆三年九月巳未

呂氏別傳呂后

后同坐則為合葬不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

誘其統徐慶曰卒滅呂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索隱曰

天邪非天命孰能當之故曰北宮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媼通

索隱曰媼是婦人之老者通媼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索隱曰

豕墓記薄父冢在會稽縣西北及諸侯畔秦魏豹立

為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薄姬

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

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

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其國為

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色詔

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

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

坐河南宮成臯臺索隱曰按是河南宮之成臯臺漢書

高祖殿西南有武庫也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

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

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

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其後薄姬

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

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儀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太  
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  
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為軹侯。  
索隱曰地理志云軹縣在河內。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  
尊薄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  
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  
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為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  
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氏。及尊賞賜。各  
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

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

索隱曰按廟記云在霸陵南十里。故謂之南陵。按今在長

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

竇太后。

索隱曰皇甫謐云各倚房

趙之清河觀津人也。

正義曰在冀州棗強縣東

北。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

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

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

正義曰謂宦者為吏。主發遣官人也。

必置我籍

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

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王獨

幸竇姬。生女嫫。

索隱曰嫫音疋消反

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

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後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為太子立竇姬為皇后女嫫為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早卒葬觀津索隱曰摯虞注決錄云竇太后死景帝立太后遣使者填父所墜淵起大墳於觀津城南人間號為竇氏青山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此靈文園法竇皇后兄竇長君索隱曰決錄云建字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

其主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卧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索隱曰謂從逐其宜陽之主人家而皆往長安也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索隱曰丐者乞也沐米滿也謂乞滿為弟沐也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索隱曰公亦祖也謂皇后同祖之昆弟如竇嬰即皇后從昆弟子之比亦得家於長安故劉氏云公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五  
劉見四百八十九

昆弟謂廣 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

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傳賓客又復效呂氏大

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

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

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母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

封廣國為章武侯索隱曰地理志長君前死封其子彭

祖為南皮侯索隱曰地理志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

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為魏其侯索隱曰地理

邪竇氏凡三人為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

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

歲建元六年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

長公主嫖

王太后槐里人索隱曰皇甫謐云后名姁音志母曰臧

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

男曰信與兩女索隱曰即后及兒姁也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

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玉孫婦生一女矣而臧

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乃奪金氏金氏

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宫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

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

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索隱

曰即武帝也漢武故事云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於猗蘭殿也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兒姁生四男索隱曰謂廣川王越膠東王寄清河王舜常山王憲也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為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母子母寵薄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榮為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嘏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索隱曰望猶責望謂恨之也景帝常體不安

心不樂屬諸子為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

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嗛之而未發也索隱曰嗛音銜漢書

作銜銜猶恨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

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

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畢索隱曰大

行禮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索隱曰此皆公羊傳之文今太子母無

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

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

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索隱曰地

理志縣名屬大山景帝崩太子襲號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

為平原君

正義曰德州縣也

封田蚡為武安侯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魏郡

勝為周陽侯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上郡

景帝十三男一男為帝十

二男皆為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為王王太后長女

號曰平陽公主次為南宮公主

正義曰南宮冀州縣也

次為林慮

公主

詳見景紀

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王仲早死

葬槐里追尊為共侯置園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

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

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陽陵王太后家凡三人為侯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

正義曰衛青傳云父鄭季

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出平陽侯邑

徐廣曰平陽侯曹壽南平陽公

主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

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夜

徐廣曰三月上巳臨水祓除謂

之襖呂后本紀亦云三月祓還過霸上

遂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

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

正義曰尚主也於主

衣車中得幸也上還坐驪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

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

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

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

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

有寵凡生三女一男。索隱曰三女謂諸邑石邑及衛男

名據。索隱曰即初上為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

帝妃立為皇后姓陳氏。索隱曰漢武故事云后名阿嬌

邑侯傳至午尚無子。上之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以

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

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索隱曰

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呪詛大逆無道而立衛子夫為

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

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

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

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為皇后。先是衛長

君死。乃以衛青為將軍。擊胡有功。封為長平侯。索隱曰

縣名屬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為列侯。及衛皇后所謂

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封冠軍侯。索隱曰

冠軍屬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為太

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為侯。及衛后色衰。趙之

王夫人幸。有子為齊王。索隱曰王夫人早卒。而中山李

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王。索隱曰李夫人早卒。其

兄李延年以音律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

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



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按匈奴大宛傳廣利封時李氏

未誅後以將軍伐匈奴聞其家用巫蠱族乃降匈奴此文誤

他姬子二人為燕王廣陵王索隱曰漢書云李姬生其

母無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

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女士不可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王

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徐廣曰名俗父為金王孫王

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

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間自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

帝曰何不早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

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門如厚曰橫音光

而西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開門

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為

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群臣入呼求之

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

下車泣曰噉索隱曰鳥百反蓋恹之辭耳大姊何藏

之深也詔副車載之迴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

門著引籍正義曰武帝道上詔令通名通到謁太后

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

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為泣

下。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為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焉。於是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脩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為脩成子。仲女為諸侯王王后。徐廣曰。嫁為淮南王安太子妃也。此二子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脩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衛子夫立為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索隱曰。名不旋。二曰發干侯。索隱曰。名發。干縣名。屬東郡。三曰宜

○陰安解見文紀

春侯

索隱曰。名伉。地理志。宜春縣名。屬汝南。

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

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柰何用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

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

索隱曰帝昭云婕妤承婦助也漢書儀云皇后為婕妤好下與

禮相邢夫人號姪娥。

徐廣曰姪音五耕反說文云姪長也好也許慎云秦晉之間謂

好為眾人謂之姪何姪何秩比中二千石。

索隱曰崔浩云中猶

又漢官儀云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

容華秩比二

千石。索隱曰二千石是郡守之秩漢官儀云其俸月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者如淳云諸侯王相

是二萬計則亦是二千石也。崔浩云列卿已上秩石

皆正二千石也。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為皇后。

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

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

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

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

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

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

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驎要之

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

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妬士無賢不肖人朝見疾美

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鈞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索隱曰漢書云武帝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

女天子丞使使召之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伸  
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後居鈞弋宮號曰鈞弋夫人

列仙傳云發手得一玉鈞故號焉昭得幸武帝生子

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

五歲耳徐廣曰武帝崩年正衛太子廢後未復立太

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

者於北闕上居甘泉宮召盡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

於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

責鈞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

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正義

曰括地志云雲陽宮秦之甘泉宮在雍州雲陽縣西北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

使者夜持棺往葬之

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陵漢鈞弋夫人陵也在雲陽縣西北武

帝末年殺夫人殯之而尸香一日昭帝更葬之棺但

存絲履也官記云武帝思之為起通靈臺於甘泉常

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止封其處其後帝閑居問左右

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

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

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

女不聞呂后邪。故諸呂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

不謹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固

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謚為武。豈虛哉。

外戚世家第十九終

史記四十九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記五十

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字游索隱曰漢書作同父言同

父以明異母也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

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徐廣曰漢書云丘嫂也孟

康云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今此作巨巨大也謂長嫂也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為

羹盡櫟釜索隱曰櫟音歷謂以杓盛釜旁使為聲漢書作轅音營賓客以故去已

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

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其非忘封

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為羹頡侯徐

曰羹頡侯以高祖七年封封十三年高后元年有罪削爵一級為關內侯正義曰括地志云羹頡山在雋州

萬曆二年刊史記卷之七十三世家二十

懷戎縣東南按高祖取其而王次兄仲於代徐廣曰代山名為侯號者怨故也兄名喜字

仲以六年立為代王其年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於罷卒謚頃王有子曰濞

陳乃以弟交為楚王都彭城索隱曰漢書云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也

即位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立索隱曰漢書名郢客夷王四年卒

子王戊立王戊立二十年冬坐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

海郡索隱曰漢書云私姦服舍中媵察云姦於服舍非必宮中春戊與吳王合謀反

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吾起兵與

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

楚糧道士卒饑吳王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

吳楚孝景帝欲以德侯子續吳徐廣曰德侯名廣吳王濞之弟也以元

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

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

是時禮為漢宗正乃拜禮為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為楚

文王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

襄王經立襄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

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為彭城

郡。徐廣曰純立十七年卒謚節王子延壽立十九年死正義曰漢書云王純嗣十六年子延壽嗣與趙何

齊謀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地節是宣

帝年號去天漢四年二十九年蓋褚先生誤也

趙王劉遂者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謚曰幽幽王以憂死

故為幽高后王呂祿於趙一歲而高后崩大臣誅諸呂

呂祿等乃立幽王子遂為趙王。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疆。取趙之河間郡為河間王，以為文王。正義曰：河間今屬州。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絕後。國除，入于漢。遂既王，趙一十六年。孝景帝時，坐晁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索隱曰：建德其相名，史失姓。遂燒殺建德，王悍發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於梁，不能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縻布自破齊還，乃并兵引水灌趙城。趙城壞，趙王自殺。邯鄲遂降。趙

幽王絕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中公，遵其言。索隱曰：漢書申公名培，王戊胥靡之。趙任防與先生，索隱曰：此及漢書雖不見，知事迹或別有所見。故太史公明引以結其贊。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慘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楊慎曰：中庸所謂取人以身也。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終

史記五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一

荆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漢書賈高初起時漢王

元年還定三秦。劉賈為將軍，定塞地。師古曰：司從東擊

項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臯，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

脩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

楚地。正義曰：括地志云：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

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劉賈，賈輒壁，不肯與戰。而與

彭越相保。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劉賈南渡淮

圖壽春。正義曰：今壽州。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

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會垓下，共擊項籍。

漢書卷一百八十三



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縮西南擊臨江王

共尉索隱曰共敖子共尉已死以臨江為南郡漢六年春會諸

侯於陳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為二國當是時也高祖

子幼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乃詔曰將軍

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群臣皆曰立劉賈為

荆王主淮東五十二城索隱曰表云劉賈都吳又漢書以東陽郡封賈東陽即臨淮故

云王高祖弟交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正義曰淮以淮東

州因立子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高祖十一年秋

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荆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索隱曰地

理志縣名屬臨淮○正義曰括地志云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為布軍所殺高祖

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為吳王王故荆地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漢書澤高祖從祖昆弟○索隱曰楚漢春秋田子春說張

似疎遠矣班固當別有所見高帝三年澤為郎中高帝

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為營陵侯索隱曰營陵

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之資以畫干營陵侯澤晉灼曰楚漢春秋田

子春服虔曰以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

已得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與黨與

言不復與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

我為與也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徐廣曰名澤居數月田生子請張

卿臨親脩具張卿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

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  
高祖一切功臣索隱曰此一切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  
帝就天下索隱曰雅訓素也謂呂氏素心奉推高祖取  
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  
立呂產為呂王主代太后又重發之鄧展曰重恐大臣  
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  
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正義曰高后紀云太  
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  
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  
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

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  
諸劉為大將軍獨此尚缺望索隱曰缺音決今卿言太  
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  
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琅邪王乃與  
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  
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  
劉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索隱曰漢書齊王傳  
至齊因留琅邪王不得反國澤乃說求入關齊乃遣之  
與此文不同者劉氏以為燕齊齊史各言其主立功之  
迹太史公闕疑遂各欲誅諸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  
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驛至長安代王亦從代至諸

通曆三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三  
符波之五百四十一

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為天子。天子乃徙澤為燕王，乃復以琅邪予齊，復故地。李奇曰：本齊地，分以澤王燕。三年薨，謚為敬王。傳子嘉為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姁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姁。定國有隱曰：小願以為定國欲有所誅殺餘臣而肥如告之。索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告定國。按：告定國告諸朝也。故定國殺以滅口而郢人解誤。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劾捕格殺郢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許之。

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踈然，以策為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為偉乎。索隱曰：呂氏令重而我亦得其功是事發相重也。偉盛也。蓋盛其能激發也。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終

史記五十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

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

齊王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

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索隱曰謂不為君臣禮而亢敵如家人行兄弟之禮呂太

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勳計獻城

陽郡以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

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為哀王哀

王元年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

年高后立其兄子酈侯呂台為呂王索隱曰酈縣在南陽割齊之

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於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徐廣曰：燕趙梁。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索隱曰：顧猶念也。而及若皆訓汝。章曰：「臣知

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耨種，按：耨音既，稠密也。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

勃陰謀發兵

索隱曰舅謂舅父猶姨稱姨母

齊相召平聞之

索隱曰廣陵人召平

與東陵侯召平及此召平皆別人也功臣表平子奴以父功封黎侯乃發卒衛王宮魏勃

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

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

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

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

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

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

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

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索隱曰服虔云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使臣請大

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

琅邪王信之以為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

瑯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

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

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

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

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

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

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

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

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

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為四正義

曰琅邪郡封劉澤濟南郡以為呂王奉邑城陽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忠臣進諫上惑亂不

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

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

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

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

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

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

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

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

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

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

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

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呂氏故幾亂

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

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為長以子

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

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

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

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索隱曰謂其

先啓家長也亦猶國家有難不暇待詔命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

無他語灌將軍執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

為乎乃罷魏勃索隱曰罷謂不罪而放遣之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

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

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

之索隱曰姚氏云物怪物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

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

事參以為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為內史

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

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為孝文帝孝

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

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

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為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

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以齊濟北郡正義曰

濟北王所都立東牟侯為濟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

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

人皆為列侯正義曰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

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為王齊

孝王將闡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為齊王故齊別郡盡以

萬曆三年刊



王悼惠王子。子志為濟北王。子辟光為濟南王。子賢為  
菑川王。子卬為膠西王。子雄渠為膠東王。與城陽齊凡  
七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興兵。西告諸侯。  
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  
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  
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索隱曰。按路氏譜名卬。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  
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  
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  
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

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  
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  
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  
其大臣。乃復勸王母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欒布平陽侯  
等兵至齊。索隱曰。平陽侯按表是簡侯曹奇。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  
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  
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  
乃立孝王太子壽為齊王。是為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  
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  
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為厲王。齊厲王其母

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

女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索隱曰如淳云

諸王女云翁主稱其母姓故謂之紀翁主正其後宮毋令得近王欲令愛紀

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姪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

后索隱曰謂王太后武帝母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

氏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

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

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

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

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徐廣曰一作及

乃為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

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

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姪新

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

事浸薄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怨主父

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索隱

曰市租謂賣物出租日得千金人眾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

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踈乃從容言呂太后時

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

天子乃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

急治王後官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踈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索隱曰。謂偃挾齊不娶文之天恨。因言齊之短為輕重之辭。天子亦既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母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母後國入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二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為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齊悼惠王子。年表云。都莒。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

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為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為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年。卒。子建延立。是為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為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是為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歲卒。正義曰。建始成帝年。號從建始四年上。至天漢四年六十七年矣。蓋諸先生次之。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興居曰。請與太僕嬰入清宮。廢少

帝與大臣尊立孝文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為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緹其功。董份曰：漢所患呂氏者，莫如產自朱虛誅產，夫也以帝之仁厚而猶苛責人，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之微指以緹其大功，况他人乎。二郡以王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

王張晏曰：柴武自殺。地入于漢為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

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為濟北王。正義曰：安都故城在瀛州

高陽縣西南。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

已平，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齊悼惠王子。正義曰：辟音壁。以

勒侯孝文十六年為濟南王。索隱曰：勒漢書作勃，皆音力。地理志縣名屬平原。

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為郡。地入于

漢。菑川王賢齊悼惠王子。年表云：都劇。以武城侯文帝十六

年為菑川王。索隱曰：武城縣名屬平原。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

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以齊悼惠王子，以安

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母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

三十五年卒。謚為懿王。子建代立。是為靖王。二十年卒。

子遺代立。是為頤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為思王。

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為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

三年十一歲卒。正義曰亦褚少孫次之膠西王卬。齊悼惠王子。年表

云都高苑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為膠西王。正義曰括地志云昌平故城在

幽州東南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為膠西

郡。膠東王雄渠。齊悼惠王子。年表云都即墨以白石侯文帝十

六年為膠東王。正義曰白石故城在德州安德縣北十一年與吳楚反。漢

擊破。殺雄渠。地入于漢。為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

雲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曰。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二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三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

索隱曰春秋緯蕭何感

以文無

害為沛主吏掾

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

主吏主吏功曹也

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

索隱曰說文云

護救也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

奉錢三何獨以五

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也。索隱曰

數以吏事護高祖曰常左右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

辨之也張晏曰何與共事修辨明何素有方畧何乃給泗

水卒史

文頴曰何為泗水郡卒史。索隱曰

事第一

曰謂課最

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

居第一

萬曆三年刊

史記目錄卷五十三

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索隱曰何為丞。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分之二。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按漢王有居多信為何所。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

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

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唐順之曰蕭何

相業只此。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

數句盡之。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

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

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其計。漢王大說。漢

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功不

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鄼侯。文穎曰音贊。贊曰今

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嗟。屬南陽者音讚。按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讚。所食邑多。

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自餘戰。少者數十合。

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  
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  
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  
狗也，而發蹤漢書作縱放也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  
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白雲先生曰：發蹤指  
示四字於何未切當，當歸于房。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  
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  
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  
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  
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群

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  
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  
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  
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  
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  
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  
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  
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  
蕭何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  
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

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



侯邑封為安平侯。徐廣曰以謂者從定諸侯有功後舉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封九年卒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楊慎曰此我字本非高帝口中語却是高帝心中事。隔世如親見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詔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八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

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义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孽孽得民和。楊慎曰常作尚是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贖貸以自汗。正義曰昔音世又食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

萬曆三年刊 史記蕭何傳 卷之二十三 程登五百

乃大說唐順之曰非鮑生召平與容之計何幾不愈虎  
淮陰之敗以無土地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  
存亡在所畫悲哉

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  
乃利民索隱曰謂相國取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

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  
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粟為禽獸食索隱曰苗子還種田

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  
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前問曰相國何大罪

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

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  
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  
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  
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  
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  
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  
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憚是日使  
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  
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  
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

史記蕭相國世家二十三  
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誦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東觀漢記云：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謚為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

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揚慎曰：贊體慨然末

此閔天散宜生或譏其無謂不知太史新蕭何正在此語不然何不曰與太公望同功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終 史記五十三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四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張華曰曹參字敬伯秦時為沛獄掾而蕭

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

中涓從。漢書音義曰中涓者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漢書

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

為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尼軍

碭東破之。取碭狐父。索隱曰地地理志碭屬梁國祁善置

孫檢曰漢謂驛曰置善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祁

城在宋州下邑縣東北漢祁城縣也言取碭狐父及祁

善置之又攻下邑以西至虞。索隱曰地地理志下擊章邯車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之二十四 一 五十四

騎攻爰戚及亢父索隱曰蘇林云縣名屬山陽功邑表爰戚侯趙成正義曰括地志云亢父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索隱曰時章邯圍田榮於

東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

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

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

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張晏曰孤卿也或曰楚官名號曰建成

君索隱曰地理志建威縣屬沛郡遷為戚公義曰即爰戚縣也是時屬

沛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索隱曰地理志成武

山屬擊王離軍成陽南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濟陰復攻之杠里大

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

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正義曰曲丘羽反遇牛恭反司馬彪郡國志云

中牟有曲遇聚按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

如淳曰執珪古爵名從攻陽武下轅轅緱氏索隱曰地理志陽武

轅道名在緱氏南絕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徐廣曰尸在

尸鄉從南攻雙與南陽守齧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

齧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峽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

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

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

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州同谷縣本漢下辯道又云鳳州兩

當縣本漢故道縣雍繁索隱曰地理志二縣擊章平軍於好時

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正義

曰櫟音歷皆村邑名壤鄉今在雍州武功縣東南高櫟坊是高櫟近壤鄉也復圍章平章平

出好時走因擊趙貴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

新城索隱曰漢書高帝元年咸陽名新城武帝改名曰渭城參將兵守景陵漢書音義

曰縣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

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陰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以中

尉從漢王出臨晉關正義曰即蒲津關也在臨晉縣至河內下脩武渡

圍津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圍津。索隱曰顧氏按水經註白馬津有章鄉章津城圍與章同古今字變爾

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礪蕭彭城擊項籍軍漢

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徐廣曰內黃縣有黃

澤程處反於燕徐廣曰東郡燕縣駟案往擊盡破之柱

天侯反於衍氏索隱曰柱天侯不知其誰封衍氏魏邑又進破取衍氏擊

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疆璜曰武疆城在陽武因至滎陽參

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

二歲高祖三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

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敖軍東張

大破之徐廣曰張地名功臣表有張侯毛澤之駟按蘇林曰屬河東。正義曰括地志云張陽故城一

名東張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定州恒陽縣是。追至武垣

按此必魏自有曲陽定州之曲陽時屬趙追至武垣

徐廣曰河東有垣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三

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

軍於鄆東，大破之，斬夏說。徐廣曰：鄆縣在太原音烏古反。韓信與故常

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

戚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

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

韓信，攻破齊，歷下車，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濞、陰

平原、高盧。索隱曰：地理志著縣屬濟南盧縣。屬泰山，濞陰平原，高盧二縣屬平原。已而從韓

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穎曰：或以為高密。索隱曰：密亦作齊地，今關。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

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

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

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

皇帝，韓信徙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

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

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

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

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

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索隱曰：地

地理志：蘄竹邑相蕭四縣屬沛。韋昭云：留今屬彭城，則漢初亦屬沛也。參功凡下二國，縣一

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漢書音義曰：楚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之...

吳廷四百五十五

之卿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  
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  
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  
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  
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  
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  
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  
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  
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  
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

天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

以先之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

天下畔考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而

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

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

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

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

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

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

得開說以為常如淳曰開謂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

間之乃句亦通



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

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相與

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

窋索隱曰音張律反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

朕與索隱曰少者不足之嗣故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蓋帝以丞相豈不是嫌少於我哉乃謂

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

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

告若也窋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

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

參曰與窋胡治乎索隱曰言語參何為治窋也乃者我使諫君也參

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

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

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

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

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懿侯子窋代侯百

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賴若畫徐廣曰顛音古項反一作講畫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講亦作觀小顏云講和也畫一言其法整齊也曹參代之

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陽侯窋高后時為御

史大夫孝文帝立竟為侯立二十九年卒謚為靜侯子

竒代侯立七年卒謚為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

萬曆三年刊史記卷之二十四

三金四百四十二

生子襄時病薨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楊慎曰極言合道但倒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按黃老雖非治之正道然休息瘡痍尤得政體太史公豈專進黃老者哉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終 史記五十四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索隱曰留今屬彭城漢書云良字子房按王符皇甫謚並

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譴恐非良之先代也良既歷代相韓故知其先韓人顧氏按後漢書云張良出於城父城父縣屬潁川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

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索隱曰韓世家及系本並作桓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

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索隱曰相韓五

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正義曰漢書武帝紀云元年東夷穢君南閩等降為蒼海郡今猶穢國得之得力士為鐵椎重百

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服虔曰狙，七預反。索

云伏伺也。謂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故今云狙候是也。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

副車。索隱曰：漢官儀：天子屬車三十六。乘屬車，即副車。奉車郎御而從後。秦皇帝大怒，大

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劉辰翁曰：從倉海君得力士，已怪百二十斤，推舉于曠野之中，而正中副車，雖架砲不能也。大索甚急，良非自

免，并隱力士。此大怪事。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

圯音怡。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索隱曰：直言正也。

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徐廣曰：一曰良怒，欲罵之。索

隱曰：歐音烏后反。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

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

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

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

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

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

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徐廣曰：編，一作篇。曰：讀此，則

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

下黃石，即我矣。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山一名黃山，在濟州東阿縣東。孔文祥云：黃石，公鬚眉

皆白，杖丹。黎履赤，鳥。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

法也。正義曰：七錄云：太公兵法一表三卷。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

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

萬曆二年刊

易茲四百七十

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漢書音義曰官名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徐廣曰。即司徒。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

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買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一作百。益為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索隱曰。謂卒將離心而懈。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

出舍沛公不聽徐廣曰一本會諫曰沛公欲有天下邪  
會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數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  
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晉灼曰資籍也  
秦服儉素以為籍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鯁生教我距關

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如淳曰本但與巴蜀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正義曰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  
縣北南山昔秦法信蜀路無由入乃刻石為牛五頭置金於後僞言此牛能負金以遺蜀侯會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壘山壘谷叢之成都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秦遂尋道伐之因置石于道

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  
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  
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  
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  
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  
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  
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  
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奔之誰  
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怨  
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

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

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

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

者此三人力也揚慎曰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此叙

招此四人之力也與此句法同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特

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

食其謀燒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

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

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

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

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其說以汎觀之所見亦甚大然實不可故聽言最難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籍前箸為大王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

索隱曰：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釋箕子之拘。徐廣曰：釋一作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距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索隱曰：蘇林云：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文云：軒曲周屏車。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輪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

望事乎

橈當作橈

可七矣。且天下游士，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怨仇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聖王之至其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橈而則在八不可一從之。漢書音義曰：一官，使楚無疆，則六國弱從之。按言容計欲立六國以橈楚權，今縱能使楚無疆而遂橈楚矣。然六國立則亦將從橈我也。橈字就應沛公計，橈字就應沛公計。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索隱曰：豎儒，謂此儒生也。子耳而公高祖自謂也。今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

別本帳作帳

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如淳曰：復音複，上下有道，故謂之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之六十五

七

王史四百五十



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索隱曰：縣名，屬廣漢。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

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索隱曰：崔浩云：苑，馬牧外接胡地。馬生於胡，故云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索隱曰：金城，言秦有四塞之國，如金城也。蘇秦說秦惠王云：秦地勢形便，所謂大府。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索隱曰：周禮三日詢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之八十五  
三十五

國遷乃為大事高祖即日西遷者蓋謂其日即定計非即日遂行也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漢書音義曰服辟穀之藥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用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索隱曰四人四皓也謂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按陳留志云園公姓唐字

宣明居園中因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朝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孔父秘記作祿里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四八目而為此說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

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蘇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索隱曰：如淳云：等夷，言等輩。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

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望子固不足遣，而

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

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索隱曰：按司馬彪漢書郡國志：長安有曲郵，聚今在新豐西。

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

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卧

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

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

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

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

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

萬曆二年刊 巳巳月 卷之五 十一 易玄四百六十五

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用里先生綺望季夏黃公  
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  
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  
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  
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  
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  
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  
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  
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  
雖有矰繳韋昭曰繳弋射也其矢曰矰索隱曰馬融  
註周禮云矰者繳繫短矢謂之矰一說云矰

一弦可以仰射高者尚安所施歌數闕索隱曰音曲亢反謂曲終也戚夫人嗷  
啼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  
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徐廣曰一云出  
及立蕭何相國漢書音義曰何時卡為相國勸高祖立之所與上從容言天  
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  
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  
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索隱曰春秋緯云舌在口長三寸象十五齒封萬戶  
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  
子游耳索隱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能入火自燒崑崙山上隨風雨上下也乃學辟穀道  
引輕身徐廣曰一云乃學道引欲輕舉也索隱曰辟音賓亦反會高帝崩呂后德

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

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

子不疑代侯徐廣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生與門大夫吉謀殺故楚內史當死

且國除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

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

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按獨證黃石事者此近怪非證則益益矣故必置壘留侯死并葬

黃石冢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張良墓在徐州沛縣東與留城相近每上冢伏臘祠黃

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劉辰翁曰此傳從倉海君力士

圯上父老以至四皓豈必有姓名哉始以天人助興漢業故屢見不為怪末著子房之欲輕舉與黃石俱葬首尾奇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索隱曰物謂精怪至如

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索隱曰詩緯云風后黃帝師又化為老子以書

授張良亦異說耳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

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

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索隱曰蘇

林云梧音悟小顏云言其可警悟於人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

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子羽澹臺滅明字也仲尼弟子傳云狀貌甚惡又

家語云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與史記文同留侯亦云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終

史記五十五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五十五

三

留侯世家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六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

索隱曰徐廣云陽武屬魏地理志屬河南郡徐

又云戶牖今為東昏縣屬陳留按秦時戶牖鄉屬陽武至漢以為東昏縣隸陳留郡也

少時家貧

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

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

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

徐廣曰覈音核駟案孟康曰麥

音就京師謂麤屑為覈頭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

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

亦耻之父之戶牖富人有張負

索隱曰按負是婦人老宿之稱此張負既稱富

是丈夫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

是丈夫

史記卷五十六

御卷五百十四

邑中有喪。平貧待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

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

窮巷。索隱曰：高誘云：負，背郭居也。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

轍。索隱曰：一作執，按言長者所乘。安車與載運之車軌轍或別。張負歸謂其子仲曰：

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

其所為，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

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貨幣以聘，予酒肉之資

以內，婦負誠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

父，事嫂如母。兄伯已逐其婦，此嫂疑後娶也。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

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索隱曰：蔡邕曰：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云：惟斯庫里古陽武

之。牖鄉陳平由此社宰遂相高祖。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

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王

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

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漢書音義曰：謝，語其兄往事。魏從少年往事

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

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

秦，賜平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

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

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

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

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歸項王而  
平身間行杖劔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  
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  
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徐廣曰漢二年  
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索隱曰漢書張敞與朱邑書云陳平須魏情而後進孟康云即無知也  
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徐廣曰亦涓人受  
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  
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  
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使  
為參乘與護軍諸將盡譙索隱曰譙講也音曰大王一

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  
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  
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於韓王信  
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  
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臣聞平居家  
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  
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  
金少者得惡處乎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  
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  
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之九十六 見四百五十一



陸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躒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其在。請封輪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

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按楚既有廉節士萬斤金何從行乎項王至非能得真士彼小廉說節見大利則走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如淳曰猶無廉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思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

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漢書音義曰草粗也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

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為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漢書音義曰躡謂躡漢王足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為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

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  
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  
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  
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偽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  
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  
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  
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  
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  
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母聲  
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漢書音義曰遂會諸侯于陳。盡

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為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  
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  
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  
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乃復賞  
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  
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  
單于闕氏。蘇林曰闕氏音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  
世莫得聞。桓譚新論或云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言  
其事秘世莫得聞也。此以工妙善故藏隱  
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藩。陋拙  
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關氏闕氏  
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  
言漢有野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極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之百五十六  
六  
黃泉五百五十八

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闕氏曰以遠踈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闕氏婦女有妬媚之性必憎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按漢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大旨高帝南過曲逆地理志縣屬中山。索與桓論畧同高帝南過曲逆隱曰章帝醜其名改云陰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問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此六出奇計輒益邑此六益封奇計或煩秘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縮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

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頹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因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頹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

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傳教孝惠。是後呂須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徐曰。王陵以客從。馭豐以廐將。別守豐上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睢水中。對為雍侯。高祖八年定食安國。二十二年卒。謚武侯。至玄孫坐酎金國除。陳平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

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為安國侯。安國侯既為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為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孟康曰。不在治。處便止宮中也。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

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頴常以前陳平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頴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頴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為王。陳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徐廣曰：審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孝惠帝於沛。又從在楚。封二十五年。文帝二年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菑川王反。辟陽近菑川。平降之。國除。孝文帝立以為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

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生臣。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按師古說。是張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

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謚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三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

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師古曰。掌妻衛子夫之姊。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終

史記五十六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徐廣曰卷縣在滎陽徙沛勃以織

薄曲為生索隱曰韋昭云北方謂薄為曲許慎註淮南子云曲葦薄也常為人吹簫

給喪事挽歌類也歌者或有簫管材官引彊漢書音義曰能引彊

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却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

蕭復攻碭破之天下邑先登楊慎曰叙戰收處與曹參世家樊鄴等列傳同一凡

例韓文公曹成王賜爵五大夫攻蒙虜取之索隱曰二碑叙戰功處本此

志屬擊章邯車騎殿服虔曰畧得殿兵也功曰最捷則曰多

定魏地攻爰戚東緡索隱曰地

功則曰殿最獨捷則曰多

萬曆三年刊



理志山陽有東緡縣戶牖之東緡音昏屬山陽者音夏也以往至栗取之攻蓄桑先

登擊秦軍阿下破之索隱曰謂東阿之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

關索隱曰地理志縣各屬山陽定陶襲取宛胸正義曰宛劬二音今曹州縣得單

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張漢書音義曰攻壽張。索隱曰地理志東郡壽梁縣光武改曰

壽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

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

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

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賁令索隱曰漢書云襄賁令賁音肥

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

擊趙賁軍尸北索隱曰賁音肥人姓名今偃師也南攻南陽守齧

破武關峽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

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索隱曰武是封號從入漢中

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正義曰括地志云懷德故城在

同州朝邑縣西南攻槐里好時最如淳曰於將率之擊趙賁內史

保於咸陽最北攻漆索隱曰地理志漆縣在右扶風擊章平姚印軍索隱曰地理志

下將西定泃正義曰今隴州河源縣還下郿頻陽索隱曰地理志

陽屬左圍章邯廢丘破西丞徐廣曰天水有西縣擊盜巴漢書作

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攻上邽東守峽關轉擊項籍

攻曲逆最還守敖倉項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

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穎陰侯共

食鍾離。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

曰易水名。因以所將卒當馳道為多。高祖所行之道。

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八千一百八十九戶。號絳

侯。正義曰。括地志云。絳縣在絳州。曲沃縣南。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

代。降下霍人。正義曰。霍音噴。按霍字當作後。地理志云。後人。故城在

樊噲。列傳作霍人。其音亦同。以前至武泉。徐廣曰。擊胡

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正義曰。括地志云。銅鞮。故城在

潞州銅鞮縣東。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

陽。後擊韓信軍於砦石。破之。正義曰。砦音沙。正。追北

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正義曰。地理志云。樓煩三

城在鴈門郡。括地志云。朔州定襄本漢平城縣也。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

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絺。徐廣曰。姓乘馬

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

關。索隱曰。關守之名。音胡。困反。因轉攻得雲中守邀。正義曰。括地志云。雲中。故城在

勝州榆林縣東北。丞相箕肆將勳。徐廣曰。箕一作英。勳一作專。一作轉。漢書勳亦作博字。

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

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

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

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徐廣曰。在上谷。索隱曰。

施名也屠滅之一破綰軍上蘭正義曰括地志云屬

云姓施屠名渾都復擊破綰軍沮陽師古曰縣名屬上谷音阻追至長城正義曰在

是定上谷十一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

北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素隱曰最都凡也謂總舉

也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

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

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

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如淳曰勃自東鄉坐責諸趣為

我語其椎少文如此推師古曰謂村鈍如推也勃既定

燕而歸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

太尉官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以勃為太尉十歲高

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漢相國

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

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

語在呂后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

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

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

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

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

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毋河

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  
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  
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  
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韋昭曰曰以公主為  
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韋昭曰尚奉  
故獄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  
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  
冒絮提文帝徐廣曰提音弟駟案應劭曰陌額絮也如  
冒絮。索隱曰提者擲也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  
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

中別作內

侯獄辭乃謝曰更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  
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  
貴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為武侯子勝之  
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也坐殺人國除絕  
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為條侯  
徐廣曰表皆作蕭字駟案服虔曰蕭音條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條城在德州條縣南續絳侯後  
條侯亞夫自未侯為河中守時許負相之索隱曰應劭  
人老嫗也姚氏按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為鳴鳴亭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曰君後三歲而侯  
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索隱曰音柄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  
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

萬曆二年刊一史記卷之七十一 四百七十八 劉士

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  
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師古曰此餓死  
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  
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  
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  
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  
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  
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索隱  
日穀者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  
張也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索隱曰  
六箱云

軍中之事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  
不聞君命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  
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  
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  
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索隱曰應劭云左傳晉卻  
肅拜云但俯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索隱曰軾者車前  
手今時禮是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  
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  
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  
稱善者久之月餘二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正義曰  
漢書曰

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徵巡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  
金吾應劭云吾者禦也掌執金吾以禦非常顏師古云  
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  
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也  
孝文且崩時  
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  
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  
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索隱曰漢書亞夫至  
此計亞夫從之今此云自請者蓋此亦聞  
疑而傳疑漢史得其實也剽音七妙反  
難與爭鋒願  
以梁委之索隱曰謂以梁委之於絕其糧道乃可制上  
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  
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  
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

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索隱曰韓頴當也。  
絕其糧道自是兩事妙在  
棄梁然難為梁甚宜怨  
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  
饑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  
尉帳下太尉終卧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如  
日陬也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  
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奔  
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正義曰括  
徒故城在潤州丹徒縣東南  
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  
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  
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

尉有欲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  
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  
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  
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瓚曰南皮竇彭祖太  
后兄子章武侯太后  
弟廣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  
曰人主各以時行耳索隱曰謂人主各當其時自竇長  
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  
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  
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  
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

然而止劉辰翁曰無功侯之非約六字三句又曰細柳  
營亞夫為直將軍不侯外戚亞夫為真宰相  
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  
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  
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  
侯索隱曰功臣表唯  
徐盧封容城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  
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裁韋昭曰裁  
大羹也音  
偶吏無切肉又不置櫂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櫂應  
劭  
口尚席主席者索隱曰櫂音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  
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裁無筋者此非不足滿于君所乎  
嫌恨之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也偶失  
之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

一本無此字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之九十七 八 付魁 五百七十九

快快者非少主臣也。按置裁不置箸是景帝作意如此  
快快非少上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工官尚方  
夫不善處危機也。索隱曰工官即尚方  
徐廣曰一作西。索隱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張  
之工所作物屬尚方故云工官尚方。  
曰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于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  
索隱曰縣官謂天子也所以謂國家為縣官者夏怒而  
家王畿內縣即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也。  
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書既聞上上下下吏吏簿責條侯。  
如淳曰簿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不  
問責其情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用汝對欲  
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索隱  
曰姚察云帝責此吏不得亞夫辭以為不足任用故召  
亞夫別詣廷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  
尉使責問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

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  
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  
死。國除。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  
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  
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徐廣曰諸  
金失律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句如條侯果餓死。死  
有顛倒。按此有罪即蒙上文酎金也。  
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特鄙朴人也。才能不過  
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  
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



威重執堅刃。按細柳軍威重也。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索隱曰：亞夫自以已之智謀足而不守節不遜。索隱曰：學古文所以不體權變而動有違忤。曰：守節謂爭粟太子不封王信徐盧等不遜謂顧尚席取箸不對制獄是也。終以窮困悲夫。揚慎曰：足已不學言絳侯守節不遜言條侯終以窮困謂不能對錢穀不能平大獄及俱召致廷尉且不得其死也。按亞夫不得其死此是景帝之失太史公以守節不遜責之過矣。觀細柳營及爭太子爭侯事儘有學術不此乃父之推魯也。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終 史記五十七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為代王。徐廣曰：都中都。以參為太原王。徐廣曰：都晉陽。以勝為梁王。徐廣曰：都睢陽。靖王名勝，是史記誤。二歲，徙代王為淮陽王。徐廣曰：都陳。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為孝王。子登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徐廣曰：都清陽。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

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梁王世家第二十八 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為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為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索隱曰。按左氏傳。宣公二年。宋華元戰于大棘。杜預云。在襄邑東南。蓋即棘壁也。是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敖等為

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音義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等。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徐廣曰。在陳留圍縣。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正義曰。括地志云。苑在宋州宋城縣東南。葛洪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後巖。栖龍岫。雁池。鶴洲。鳥島。諸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現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孝王竹園也。廣睢陽城七十里。索隱曰。太康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為故。所以樂家有睢陽曲。蓋採其遺音也。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索隱曰。如淳云。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梁孝王世家 二 鄧敏五百七十四

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新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索隱曰漢官儀曰天子備千乘萬騎而出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趕入言警索隱曰漢舊儀云皇帝輦動言出入者互文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索隱曰周禮有奇衮之人鄭玄云奇衮譎怪非常也奇音紀宜反衮音斜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瓚曰稱乘輿駟馬言不駕馬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

義別作議

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正義曰著竹畧反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索隱曰關者隔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行也竇太后義格索隱曰張晏云格止也服虔云格謂格閣不行蘇林音閣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嗣事由此以事祕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捕

萬曆三年刊 史記梁孝王世家 三 鄧欽四百八十八

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歸有光曰：按安國傳，因長公主謝太后事在前，非為勝詭事疑也。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漢書音義曰：茅蘭，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

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索隱曰：漢書作梁山。述征記云：良山，際清水，今壽張縣南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也。有獻牛，足出背上。索隱曰：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以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也。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謚曰孝王。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

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實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壹食。梁孝王長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

愛

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梁平王襄索隱曰漢書作讓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太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壘樽直千金。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孝王誠後世善保壘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壘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壘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壘樽賜任。

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

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措。晉灼曰許慎措置措以

李太后亦私與食宮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正義曰

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

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

類犴反者。索隱曰帝昭云犴音岸按類人有辱其父。而

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

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

萬曆三年刊

付机 四百全一

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為平王。子無傷立為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索隱曰地理志桓邑關孝景中

六年。為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為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為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東王。二

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為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為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

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更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為今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為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

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

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索隱曰此

說與晉世家不同事與封叔虞同彼云封是後成王

唐此云封應應亦成王之弟或別有所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

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

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

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

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

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

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按漢諸侯王朝。今見期法具此。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為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

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楊慎曰。殷道親親。二句出尚書緯。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為寄。景帝跪席

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對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



史記梁世家二十八  
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為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劍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以此

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

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

按言梁王止來殺大臣，文吏窮本以為謀。

反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

大臣以為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

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

廡。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霸昌廡在雍州萬年縣東北。

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

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

為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

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

之，立起坐，食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

史記卷之二十八  
九  
不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  
天也。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終

史記五十八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宗親

栗姬子白榮德闕子

索隱曰闕音渴漢書無于字

程姬子白餘非端

賈夫人子白彭祖勝唐姬子白發王夫人兒姁子白越

寄乘舜

索隱曰姁音况羽反兒姁夫人名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

書云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

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

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

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

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純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至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索隱曰被服謂常居處其中

萬曆三年刊

史記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一

吳王五百千

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

臨江哀王闕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墮垣為宮。索隱曰。顧野王云。墮。墮也。垣。垣也。外之短垣也。

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索隱曰。祀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遊。故祀為祖神。又聘禮云。出祖。釋較。祭脯酒而已。按今祭禮。以較。壤上為壇。於道則用黃。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

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到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粟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初好音輿馬。晚節嗇。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汝南王。索隱曰。謚法好

更故舊曰易。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都王。治吳故國。

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桀，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夜使人迎與奸服舍中。索隱曰：淖姓也。齊有淖齒。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

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

膠西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

子為膠西王。索隱曰：按廣周書謚法云：能優其德曰于。端為人賊戾，又陰痿

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為郎，為郎者頃之

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

請誅端，天子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為滋甚。有司再

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愠，遂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所訾，錄無所省，錄

。正義曰：顏師古云：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能視錄資財也。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

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索隱曰：謂不置

宿衛人。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為布衣之他郡

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索隱曰：郭璞云：究謂窮盡。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右三國本主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

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索隱曰：謂彭祖自為二千石掃除其舍以迎之也。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追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買人權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索隱曰：權音用，獨音權，謂酷權也。會音古。外反謂為買人專權買賣之，入多於國經租稅。索隱曰：賈，憎以取利若今之知市。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為姬，甚愛之。

彭祖不好治宮室禳祥索隱曰按坤蒼云禳祿祥也列

神越信禳好為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

行微索隱曰微工甲反是邠外邠邠中諸使過客以彭

祖險峻莫敢留邠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

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崩皇子為中山王十四年

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常

與兄趙王相非曰兒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

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

百姓何以稱為藩臣立四十二年卒索隱曰漢書建元

等來朝聞樂而泣天子問其故對以大臣內讒肺腑子

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為中山王索隱曰漢書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

姬有所辟不願進索隱曰魏氏按釋名云天子諸侯羣

口說故以丹注面目的為識令女史見之說文而飾

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

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

皇子為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應劭曰

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

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

蘭曆三年也巳五宗也又二九

帝以武陵帝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  
陵桂陽屬焉子鮒鮒音均立為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為王齊謚繆王齊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

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索隱曰子去嗣坐暴虐勃亂國除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鍬矢戰守

傳候淮南之起應劭曰樓車所以窺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及吏治淮南之

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其事寄於上最親徐廣曰其母武帝非妹意傷

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名賢母

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

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

衡山地為六安王後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為哀王子

慶為王徐廣曰他大亦作慶字惟一本作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六安王慶以

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二年

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黃曆三年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稅。索隱曰。鄒氏音之。悅反。詩。慎說。解字。林云。能活反。稅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修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妬媚不常侍病。索隱曰。郭璞註。三蒼云。媚。丈夫如也。又云。妬。女為媚。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稅為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稅共分財物。太子王后

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稅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索隱曰。按。是張騫。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太急。使人致擊筓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太子為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



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

三萬戶為泗水王。正義曰泗水海州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水思

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卒。

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

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

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

今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得自除內

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  
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  
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  
貧者或乘牛車也。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終

史記五十九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

楊慎曰按三王世家具載疏奏制冊文辭可觀又見漢廷奏復頌下施行之式。按此即今題覆之例意古未有故太史公錄之以存一體不厭其繁也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負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索隱曰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唯陛下幸察

萬曆三年刊一史記三王世家三

程謹四百七十七

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索隱曰。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史闕其名耳。丞非者。或尚書左右丞。非其名也。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索隱曰。莊御史大夫臣湯。張湯曰。索隱曰。趙充。大行令臣息。索隱曰。李太子少傅臣安。任安也。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負。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傳官。陛下恭

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正義曰。公孫賀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僮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徐廣曰。一作闕。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

萬曆二年刊 史記三十三世家三十一 二 程謹 四百七十七

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索隱曰傳曰天生蒸民立君以司牧之是言生人為立君長司牧之耳非天。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為君而生人也。徐廣曰一作敦一作勗一作觀疆君連城即股肱何勸。索隱曰皇子未習教義疆使為諸侯王君以連城之人大臣何有所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

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索隱曰蕭何謚文終也鄼索隱曰蕭何褒厲羣臣平津侯等索隱曰公昭六親之序明天地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索隱曰謂諸侯王子已為列侯而今又家皇子為列侯是尊卑相踰越矣。按諸侯王稱國列侯稱家故曰家皇子為列侯即上所謂列侯家之也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闕臣旦臣胥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駢剛何休曰白牡殷牲也駢

剛赤脊也。羣公不毛。何休曰：不毛，不純色也。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楊慎曰：高山仰之，景行嚮之，引詩文小異。或所見異辭，大抵漢人引經不泥如此。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

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按言康叔伯禽幼未成人，見三王當封。言康叔伯禽後有勲伐，見封之得宜。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索隱曰：謂王與列侯。皇子或在纒綵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禮書 戴訓四百九十九

詩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  
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  
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  
王索隱曰謂立膠東王子慶為六安王常山王子平為真定王商為泗水王而家皇子為列  
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  
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閼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  
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  
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  
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  
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

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閼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  
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  
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  
成等二十七人議徐廣曰蕭何之玄孫鄭俠壽成後為太常也皆曰以為尊  
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文輔先帝  
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  
上御史奏輿地圖索隱曰謂地為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為蓋謂地為輿故地圖稱輿地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  
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

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閔為齊王。曰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徐廣曰一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閔為齊王。曰於戲小子閔索隱曰按武帝策此三王皆自手製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索隱曰謂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也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憊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

又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八年無後絕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曰為燕王。曰於戲小子曰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章弼氏虐老獸心索隱曰按匈奴傳其國貴壯賤老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也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索隱曰萌一作畔韋昭云畔民也三蒼云邊人云畔也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索隱曰漢書君作師期作旗如淳王即昆邪王偃旗鼓降時也三十二君來降也索隱曰張晏曰匈奴徙東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儆德索隱曰儆敗也漢書

萬曆二年刊 史記三十三卷 六 文海四百五

作裴薄也。正義曰。肥音符。味反。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三子。年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徐廣曰。一作壇。駟案李奇曰。保持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顏師古曰。侗音通。輕脫之貌。毋適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徐廣曰。立六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壇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執疆。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歸有光曰。三王世家本不闕讀此。贊文可見太史公亦不及見三王。後事諸先生淺陋。遂謂求其世家不可得也。序亦云。三子之王。文辭可觀。可知獨載其文辭也。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



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王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爲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爲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爲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

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闕閔。且立爲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

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  
 賜夫人為齊王太后子閔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  
 早死國絕為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  
 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為國  
 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  
 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于東方者  
 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  
 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  
 裹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謂  
 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

者文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  
 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  
 唯命不可為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  
 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  
 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  
 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  
 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王昭然獨見誠  
 齊王以慎內誠燕王以無作怨無侂德誠廣陵王以  
 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  
 故誠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之時

史記三十卷三十一  
九  
追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  
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  
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  
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誠之曰。臣不作  
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為四方所歸也。  
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  
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  
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  
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  
一子為朝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陽故城在鄧州穰縣南。一子為平曲

侯。

正義曰。地理志云。在瀛州文安縣北。

一子為南利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利故城在

豫州上蔡縣東。

最愛少子弘。立以為高密王。其後胥果作威

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境壅。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誠之曰。鞏粥氏無有孝

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二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侂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長老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且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且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

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索隱

曰公戶姓滿意名

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

劉屬籍。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

索隱曰爾近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索隱曰內云有異姓大夫以正骨肉蓋錯也內合言同姓宗正是也外合言異姓太中大夫是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於是燕王曰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

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曰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修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為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滌徐廣曰滌者折米汁也音先糾反索隱曰白芷香草也音止又音昌改反漸漬也滌如禮滌漉之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曰兩子一子為安定侯正義曰漢表在鉅鹿郡立燕故太子建為廣陽王以奉燕王祭祀正義曰括地志云廣陽故城今在幽州良鄉縣東北按此與漢書大異

